

屋顶上的秋

□杨丽丽

乡下的秋,是从屋顶开始铺展的。一场雨过后,天忽然就高了,风里带着熟透的玉米香,飘进每一户敞开的院门。秋收刚过,庄户人就把地里的收成往屋顶搬——玉米棒子、红辣椒、金黄的糜子,还有切得匀净的土豆片,像给黑瓦屋顶披了件花衣裳,连房檐垂落的蛛网,都沾着几粒金黄的玉米,成了秋的装饰。

我家的屋顶是老土瓦的,经年累月被雨水冲刷,瓦缝里长过狗尾巴草,也落过麻雀的羽毛。每年这时节,父亲总踩着木梯上去,先把瓦上的枯枝败叶扫干净,再在房脊两边搭起木架,把玉米棒子一串串挂上去。玉米叶还带着新鲜的绿,玉米棒子挂在架子上像一串串金色的炮仗,风一吹,摇摇晃晃,像是在说话。

母亲爱把红辣椒晒在屋顶的东南角,那里日照最长。她踩着木梯,把一串串红得发亮的辣椒挂在瓦上,像燃起的小火苗。有时我也跟着上去,蹲在屋顶边缘,看辣椒在风里晃,阳光照在上面,连我的指尖都染了点红。母亲说,辣椒要晒到皮发皱,摸起来硬邦邦的,冬天做菜才香。

最有意思的是晒土豆片。母亲把土豆切成薄片,泡在清水中,淘去淀粉,捞出来控干水,再端到屋顶上。我也跟着上去,蹲在竹席边,看母亲把土豆片一片挨着一片摆开,不留一点空隙。阳光照在湿乎乎的土豆片上,泛着淡淡的白,像给竹席铺了层薄纱。

糜子要摊在另一张竹席上晒,薄薄一层,母亲用木耙把糜子耙得匀匀的,阳光落在上面,糜子泛着光,风一吹,还会飘起细碎的糠,落在我仰起的脸上,痒痒的。有时麻雀会来啄糜子,也会到土豆片上面啄几口,母亲就扎了个稻草人,穿件父亲的旧蓝布衫,戴一顶草帽,立在屋顶中央。稻草人不说话,却把麻雀吓得不敢靠近,只有胆大的鸽子,会在玉米架旁,啄食掉在瓦上的玉米粒,吃完了,扑棱着翅膀飞走,留下几片羽毛,落在红辣椒上。

屋顶上的秋,是会变模样的。刚搬上去的玉米是青黄的,晒上三五天,绿秆就枯了,玉米粒开始发亮,像撒了一层碎金;土豆片更明显,刚摆上去时水灵灵的,晒到第二天,边缘就开始发卷,颜色也从白慢慢变成浅黄,摸起来有点干硬。母亲每天都要上去翻两遍土豆片,把粘连的土豆片分开,再把竹席边缘的挪到中间,那里晒得更透。风一吹,竹席上的土豆片轻轻晃,偶尔有一两片被吹落到底,母亲赶紧捡起来,吹掉上面的灰,放回竹席上,母亲说“一片都不能浪费,都是地里长出来的”。

傍晚的时候,屋顶上的秋最是好看。夕阳把云彩染成橘红,照在玉米棒子上,连瓦缝里的阴影都带着暖黄;土豆片在夕阳下泛着浅金,像给竹席镶了边。父亲从梯子上下来,肩上搭着晒软的糜子秆,母亲则把半干的土豆片拢到竹席一角,用布盖好,夜里会下露水,怕打湿了。辣椒串还挂在那里,在暮色里像一串红灯笼。我坐在屋顶上不想下来,看远处炊烟袅袅,倦鸟归巢,风里的玉米香混着淡淡的土豆香。

乡下的人不常说“晒秋”,只说“把秋存起来”。屋顶上晒的不只是玉米、辣椒和土豆片,是一整年的盼头。等这些收成晒透了,玉米会脱粒装进粮囤,辣椒会挂在厨房的房梁上,土豆片则收进布袋子,冬天炖菜时抓一把,煮出来的菜满是太阳的味道。

后来我去城里生活了,很久没看到那样的屋顶——黑瓦上挂着玉米,红辣椒映着夕阳,竹席上摊着浅黄的土豆片,连风里都飘着收成的香。

去年秋天回到老家,我爬上屋顶,蹲在竹席边,看玉米在风里晃,红辣椒在阳光下发亮。秋还和从前一样,落在屋顶上,落在父亲的白发里,落在母亲的皱纹里,也落在我心里。

炊烟

1955年9月17日,父亲、母亲、我、妹妹一起登上了回国的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邮轮。那时我才7岁,还不能理解“回国”的意义。只知道父亲走到哪里,我就跟到哪里,父亲带我去的地方一定很好、很美。

我们在船上的舱室是三等舱,很小。送别的人赠的花篮在舱室里都摆不下,只好摆到船舱的过道上。可是没有多久,我们就走进了一个很大、很漂亮的船舱。这是头等舱,我以为是父亲买了头等舱的票,后来才知道,原来,轮船公司秉承当局的意愿,以“头等舱的票已经售完”为理由,想阻止父亲回国。但父亲在困难和障碍面前,从来不会回头,他毅然决然地带着我们踏上万里归途。同船一位有侠义之心的美国女权运动领袖,得知我们全家挤在狭小的三等舱中,出面和船长交涉。她愤然说:“你们就这样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住在三等舱吗?”这样我们才住进了头等舱。

归国的航程遥远而漫长,但我们并不寂寞。我和妹妹在船上玩,看海景。父亲常常和各种各样的人交谈,其中有男有女,有披着金发的外国人,也有满头青丝的华人。直到25年后我才知道,他们中有数学家许国志和他的夫人蒋丽金。许国志后来为我国开展系统科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。蒋丽金在感光化学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。他们成了一对夫妻院士。而父亲在船上和他们的邂逅和交谈,对他们的回国后的科研方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我们的船经停菲律宾的马尼拉时,我看到有侨胞特意到码头来看望父亲,可我不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。2005年,父亲收到了一封信,寄信的是一位名叫林孙美玉的老侨胞,她在信中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那次在马尼拉和父亲的谈话。

林孙美玉问父亲:“您为什么想回到中国?”父亲回答:“我想为仍然困苦贫穷的中国人民服务,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,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。”当父亲得知林孙美玉是一位高中教师时,诚挚地说:“非常好,中小学的老师非常重要,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。青年是社会的未来,他们必须受到

我的父亲钱学森

□钱永刚

好的教育,以培养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。”父亲还说,“基础非常重要,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。不要瞧不起你的工作,你是在塑造年轻人的灵魂。”林孙美玉在信中说:“您真是给我上了美妙的一课!听了您的话,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。这样谦逊、这样理解人的话语,在当今物质世界里真是再也难以听到。”“现在回忆这件发生在55年前的事,我仍然感到意义深远。”

我们来到北京后,先在北京饭店暂住了一段时间,不久就落户到了中关村。那时,对中国的一切都很新奇。我们住在中国科学院最好的住宅里,足足有5间房子,还有卫生间和厨房,可是做饭既不是煤气,也不是电炉,而是烧煤,但父亲和母亲都很愉快,因为这里毕竟是自己的国土,自己的家。

记得回国之初,吃早饭时,桌上摆着冒着热气的牛奶,大人叫我们喝,我们不敢,因为在国喝的牛奶是凉的,不加热的。桌上的牛奶在我眼中不是真的牛奶。我跟妹妹交流着,被懂英文的朱兆祥叔叔听到,引起大人们一阵大笑。

刚从美国归来的我,基本上只会讲英语,和同学老师交流很困难,更不要说听课、学习了,因而很需要父亲帮我走这段艰难之路。可这时的父亲却非常忙,他正为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奔波。在他的领导下,力学研究所发展之快,超出很多人的预料。他还参加了《1956—1967年科技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》的制订。他给科学家们讲电子计算机,讲受控热核反应,这些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少有人了解。

那时,他为了工作,不仅经常废寝忘食,还要出差。他到哪里去,去多长时间,不仅不告诉我,连妈妈也不知道。有时几个月都找不到人。他回家时,又常常穿着厚厚的大皮袄、大皮靴,活像我在画册中看

到的因纽特人。那时,我只知道,他是一个研究飞行器的科学家,具体在做什么,别说是钱,就连妈妈也不清楚。那时保密制度非常严格,就连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有时也把我父亲和钱三强的工作弄混。父亲作解释,她哈哈大笑说:“都怪周恩来,从来不告诉我你们具体是干什么的,我才会弄混……”

直到20多年之后我才知道。父亲那时是为了研制导弹和卫星,奔走于北国大漠,西域荒原。那时国家的财力、物力非常匮乏,许多试验必须做到一次成功。因而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得很周到、很细致。为什么后人这么敬重“两弹一星”的功臣?就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远远不能和现在比,完全是凭着他们的智慧、勇气和奉献“拼”出来的。

父亲的工作这样繁重,自然也就无暇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。但他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。众所周知,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、眼界非常宽、看得非常远的人。他曾经多次提出,科技创新人才要具备两个能力:一是形象思维能力,二是逻辑思维能力,这两种能力都需要后天的培养、教育。他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。父亲上中学时,爷爷让他学理科,但在寒暑假让他学画画、学乐器、学书法。因此,父亲青少年时期在形象思维方面所受到的训练要远远多于其他人。当父亲把自己的这段家教故事告诉冯卡门教授时,他赞叹地说:“你的爸爸了不起!”

除了形象思维能力,当然还有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,而能让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得到训练的是书。读书是我们家的家风,我从这个家庭里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对书的热爱。父亲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,他读书的范围非常广,早在高中一年级,他就读了介绍相对论的书。在交通大学读书时,他读过俄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普

列汉诺夫的《艺术论》。父亲和母亲很重视培养我的读书爱好。回国的时候,尽管行李很多,父母还是给我和妹妹带了不少精美的图书,尤其是科普读物。在父亲的影响下,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,我也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。只要有喜欢的书,都买回来读,毫无功利目的。这对我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由于父亲无形的影响、自身的努力,再加上同学和老师的帮助,我很快就适应了国内的学习和生活。父亲晚年时,有一次和我聊天,他很感慨地说:“你小的时候我工作特别忙,就顾不上你了。如果我们一个星期就做一道题,不论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的,相信到你高中毕业时,全国的大学任你挑。”

可惜,时光不会倒流,就算是能够倒流,他仍然会那样忙,也不会有时间和我一起做题。他的这番话,只能说明他从内心深处是关心我的,只是因为忙,实在无法顾及我。

我从没有利用父亲的“荫庇”为自己谋过什么好处,他也不允许我这样做。不过,有一次,我非常意外地受到了他老人家的“荫庇”。1986年,我“自费公派”,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。这一年,我38岁,而父亲在这个年纪已经是这所学校的教授兼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了。这所学校会不会收我这样的“大龄青年”呢?他们又会用什么样的题目来考我呢?当时我心里真的没有把握。可是没有料到,他们根本就没有让我考试,就批准我入学了。据说很多年前,父亲从美国的监狱出来,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安慰我父亲说,“不要消沉,工作吧。不为政府,为孩子。孩子将来上加州理工学院免试。”1955年我们回国时,校长又对父亲说:“我说过的那句话还是算数的。”这很可能就是我免试的原因。

随着时间的流淌,能研制出卫星、火箭的父亲也不可避免地年迈了,2009年10月31日,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但我总感到,他过去是一棵大树、一座山,现在又如一颗恒星,有一种永存的无形的“引力”。这就是他的学识、他的风范、他的思想、他的精神。我会继续在他的“引力场”中前行。

小余太秦汉长城

(组诗)

□彭梵

1

我相信这些交错堆叠的石头
就如同相信大地裸露的筋骨
两千余年,它们
固执地保持一块石头的沉默与
温度
明山不老,时光静默
托举着石砌的巨龙
雄踞于一道道起伏的山脊
铭刻思想深处的沟壑

2

曾经的交锋与对峙,于烽燧台上
忽隐忽现
先祖们
粗糙、皲裂的双手,蹒跚的脚步
历经滚滚苍烟
在华夏版图上,深深烙下不朽的
传奇
石缝间,一株波叶大黄恣意伸展
褐红的脉络紧锁叶缘
不知它的根须,是否也扎在
千年之前
长城那头,山的那边
望不尽的沃野平畴
无言守护这片深情的遗址

3

历史的巨龙,盘旋而上
不知不觉,我已化作石头中的一块
随着长城不停地行走
即使被穿尘越世的风霜,磨平棱角
青石深染的包浆
流淌无法言说的沧桑,静穆
沉淀昔日的蓬勃与灵动

4

斑驳的箭镞深埋草丛
几处风化的石堆,林立
久久凝视,想象走过的人和他们的
故事
不过与我须臾的缘分
风继续吹来,醉了无边的茅草
云絮低垂,仿佛伸手可及
山脚下,增隆昌水库微波粼粼
摇曳青石、绿草与天空的影子

5

总有一些陌生或熟视的
山水风物,击中你
在某个瞬间,泪流满面
无须言语,无须倾听

当我转身离去,暮地
一群白羊,散落在铺满针茅的山巅
最高的山石上
端坐的牧羊人
面向羊群,俯瞰蜿蜒的河流与苍茫
的人间

6

这是我初遇光禄寨遗址
开阔的平地,青灰色山峦
低伏。古长城傲然
怀抱一处土夯的城障残垣
那片荡漾的湖水
可是昭君出塞时,遗落在此
打碎的妆镜

7

世纪流转,风雨无度
天空的旅程倏忽而过
有些无法等待的尘事,终究要消
逝而去
留下一个被光阴浸透的背影

风沙一次次消弭于泥土
每个人,如同这一块块石头
终将走向自己的归宿

星诗空



□素心

一笔落成时,山风卷着松涛为这杰出的摩崖诗文喝彩。

翁牛特旗这片时空交织的文明厚土上,自新石器时代便烙下了人类文明的印记,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和碰撞。

在翁牛特旗众多的文物遗迹中,响水崖石刻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。

响水位于老哈河畔,历史上曾为敖汉旗辖区,现属翁牛特旗。滋润着广袤草原的老哈河,从翁牛特旗流经敖汉旗境内的石山之中,本应继续向东北低处流去,但它却独辟蹊径拐了个大弯,在敖汉旗润苏莫苏木与翁牛特旗高日罕苏木接壤的区域,将石山劈开,形成一道深谷。河水飞流直下,瀑河相击,响声如雷,因而得名响水瀑布。瀑布犹如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,以巨大的流速依次跌落在三块大石上,三次与大地的搏击,三声巨响,加之两岸陡峭石壁的回音共鸣,浑厚壮阔的响水之声震荡百里。不见其面,闻声就可知其壮观。

枝丫上挂满青绿果子,像极了稚气未退的孩童。行人经过时,总被它们的枝条勾住衣角,它那带刺儿的小手,还时不时与你亲密接触一下。

昆虫也不甘寂寞,发出悦耳的鸣叫,蛐蛐儿、蝈蝈,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虫一起和声,仿佛在演奏一场独特的山谷音乐会。

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伴唱,这灵动的歌声又为这喧嚣的夏日增添了一份热闹。

上午七八点钟的太阳越过山冈,正将光线斜斜地铺进谷底。抬眼望向崖壁,那方摩崖石刻嵌在青色的岩层之间,字迹虽已模糊,但它却依然以深沉的姿态俯瞰着山谷。只见,才经过雨水冲刷过的石壁正泛着温润的光泽,那些沉睡的刻痕正从潮湿的空气中苏醒。刀凿的纹路虽已被风化成模糊的线条,却在阳光的勾勒下显露出非同寻常的张力。

虽然我无法触碰到那些深浅不一的纹路,却能感觉到几百年前凿刀与岩石相击的震颤之音。我脑补的画面中,刻字工匠悬在藤索之上,他们顶着烈日挥动锤子和凿子,汗珠坠在石面上洇开细小的云翳;或许也曾有凿刀崩裂的火星在暮色里飞溅成转瞬即逝的流星;又或许,当最后

响水崖音
风北韵疆

间完成最浑然的共振。这处被流水与刻痕双重雕塑的山谷里,自然的鬼斧与匠人的神功早已互为筋骨,在水雾弥漫的崖壁上,氤氲成一幅物我两忘的诗性空间。

而三种文字的刻写,如同奏响一曲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和弦。汉文的端庄、满文的雄健、蒙古文的流畅,在崖壁上形成独特的视觉盛宴。乾隆的诗篇中,既有“浩浩万里沙漠塞,乃有瀑布悬风急”的雄浑气象,又有“山叶红绿如锦绣,无名野卉相新鲜”的细腻描绘,将宸翰流风的审美与游牧文化的质朴融为一体。书法风格融合帖学的飘逸与楷书的严谨,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,展现出清代书法艺术的多元风貌。

在翁牛特旗的文明脉络里,响水崖石刻是深植地层的文化根系。每到端午节,响水峡谷人头攒动,人们在摩崖石刻前驻足,听老人讲述乾隆题诗的故事,看孩子们临摹石壁上的文字。那些久远的文字便在稚嫩的笔锋里重新舒展筋骨,于艾草的清香中长出新的年轮。于是,这方被岁月厚爱的河谷,俯仰之间都是传承的魅力。

摩崖石刻所处的峡谷地形与历史上的“响水玉瀑”景观形成“天人合一”的意境。可当玉瀑电站的闸刀落下时,机械的轰鸣盖过流水的清响,混凝土坝锁住了大山的脉搏,响水潭的咽喉被悄然扼紧。如今的峡谷只余下这片沉默的悬崖,那些篆刻的纹路像一道道时光印痕,诉说着昔日白浪裂开的盛景。

我们站在时光彼岸凭吊,看钢筋铁架取代了飞瀑流泉,看数字仪表替换了云影天光。或许自然从来无须人类的悲悯,只是当我们在混凝土与钢筋的丛林里举杯时,却再难听见自然奔涌的心跳。此刻,如果你再凝视崖壁上深浅交错的斧凿之痕,会幡然醒悟,它们已不再是冰冷的石刻文字,而是文明疾行时,与山川草木告

别时留下的印记。

假如此刻,你听到康熙东巡时留下的传说,再与那些天然的景致相对,你就能体会到,当传说与史实的藤蔓在悬崖上缠绕时,就将这一方水土编织成了勾连岁月肌理与想象羽翼的纽带。你看,河南岸那尊形似太师椅的巨石,靠背扶手一应俱全,传说这是康熙观瀑时的御座,其西侧石坡上的马蹄印,让人联想到当年车马喧嚣的动态画卷。

老哈河的风掠过崖壁时,总爱把几百年前的墨香重新揉进涛声里。响水摩崖石刻便在这岁月的光晕里舒展着,像一幅被时光浸染的温润古画。当夕阳把文字的阴影拉得修长,那些沉睡的字符便在金波里轻轻荡漾,仿佛要从石壁上走下来。

崖下一片野生的薰衣草在石缝与荒草间辟出蹊径,风过时,花穗轻颤,似在应和着河里的浪花,粉紫的花雾似流霞。偶见素白的鸽影掠过晴空,羽翼开合间,竟将天地的呼吸裁成了可触的节拍,在那动感的韵律中,云也在轻轻震颤,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这羽翼的翕动中,舒展出脉脉温情来。

苍鹰在峡谷上方画着弧线,它锐利的目光掠过垂钓者静立的剪影,掠过戏水孩童溅起的银珠,却与崖壁上“声若洪钟震人心”的诗句撞了个满怀